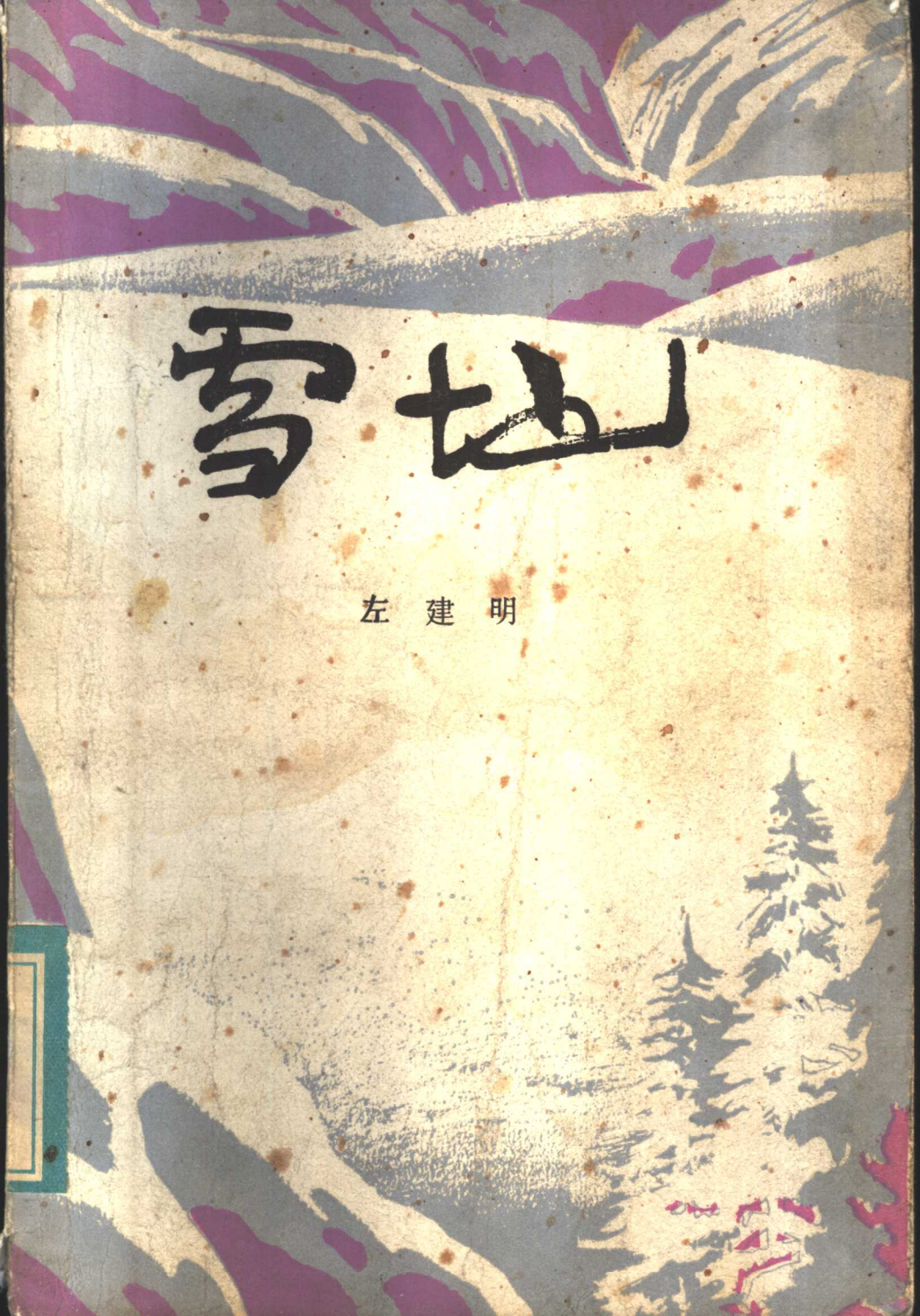


雪山

左 建 明



雪 山

左 建 明



山东人民出版社

雪 地

左建明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8.125印张 2插图 17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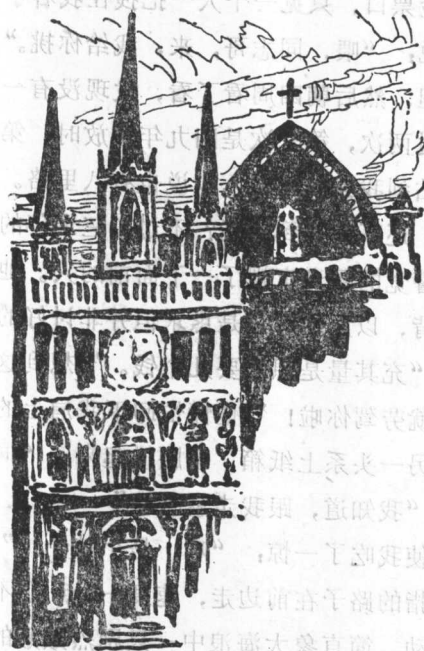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500

书号10099·1611 定价 0.67元

目 录

阴影	(1)
三喜临门	(12)
大潮之后	(28)
烦恼	(36)
父亲	(45)
春诉	(55)
湖水清清	(71)
溪水里的红领章	(84)
雪恋	(100)
三个通信兵	(114)
雪地	(144)
高堂春走亲	(164)
黄河故道的娘儿们	(180)
流星西坠	(202)
特曲酒与带叶桃	(216)
秋景	(226)
落雪无声	(237)
后记	(254)



阴影

中外小说中，描写痛苦的，诸如失意的、破产的、被弃的、骨肉拆散、号饥啼寒的……比比皆是。不过，我遇见一个人，他的遭遇，却是我活了四十八年来闻所未闻的，最使人揪心的。

那是一九七六年春，我到成渝线上一个县城办事。下车时，已是晚上十点钟了。小小的车站，被春寒包围，清清凉冷。下车的人寥寥无几。我肩上搭着两个旅行袋，左手拎个公文包，右手提一个纸壳箱子（真够劲儿！都是四邻八舍让捎买

的东北“缺货”），刚走出检票口，只见一个人一把拽住我右手的纸壳箱，几乎恳求似地说：“喂，同志哥，来，我给你挑。”我打量了一下他手里的扁担，然后朝四周看了看，发现没有一个人影。这座县城，我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四九年解放时；第二次是六四年出差。从车站到我去的单位，少说也有八里路。凭我这把力气，一步一挪，还不得走到天亮？不过，三十年的部队生活，使我本能地以警觉的目光审视了一下面前的人。他瘦削的脸庞，几乎半驼的背，以及他那虽是恳求但并非讨好的声调，打消了我的疑虑：“充其量是想多要几个钱。”想到这里，我说道：“好吧，那就劳驾你啦！”他慌忙卸下我肩上的袋子，麻利地穿上扁担，另一头系上纸箱，弯腰挑起来：“同志，往哪里走？”我说：“我知道，跟我走就行。”

他一挪动步子，不禁使我吃了一惊：“啊，是个跛子！”我暗暗后悔起来。他按我指的路子在前边走，速度一点儿不慢，身体大幅度地斜着摆动，简直象大海浪中一只剧烈颠簸的小舟，而那吱吱叫着的扁担，正似拚命摇动的两片桨。我忍不住了，心想还是我背着走吧，这样心里倒痛快些。可又一想，这岂不把人家好容易揽来的一点活路给“砸锅”了吗？这样走了四里多路，我终于忍不住了，赶上前去，招呼他停下，夺过扁担说：“来，咱俩换着挑一挑。”他喘着气，抹了把汗，一只手并没放松扁担：“不，同志，我得行，我得行。”“哎，换着挑嘛！”我扳开他握着扁担的手，挑起担子走起来。

虽说十多年没来过这地方了，但我记得倒蛮清楚。要去的单位旁边有座哥特式教堂，据说还是满清时期外国人在这里盖的。不多一会，远远地看得见那尖尖的房顶了。

那个人忽然从后面赶了上来：“同志，同志……”我以为

他要来换我，干脆加快了步子，心想，不会少给你钱的。

离教堂越来越近了，依稀地看见惨白的月光下教堂投在地面上的黑色阴影。对面就是我要去的单位。

那个人又赶了上来，呼吸很急促，松弛的脸皮好象在抽搐，表情很有些异样：“同志，请，请你……，”但我并没考虑得更多，只是说，“哎，前边就到了。”

当我走到教堂前转身向后一看时，已经空无一人。我连喊了几声“老乡，老乡”，没有任何回答。奇怪，他到底是什么人？

在招待所住下以后，我仔细观看着那个人留下的唯一物品——一根油光铮亮的楠竹扁担。它的主人为什么跑掉呢？为了这件蹊跷的事，我好长时间没入睡。

二

第二天快近中午时分，我到街里踽踽。不知不觉，已到车站饭店。“喝，好一手仿颜真卿的字！”我欣赏着门上的对子，不觉念出声来：“巴山蜀水莺歌燕舞；天府之国人……，”后面的字，不知被谁家淘气的孩子扯掉了。“人”后面该是三个什么字呢？费这脑筋干啥，四川的豌豆面是很出名的，快十二点了，进去弄点吃的罢。

好家伙，里边人可真不少！按四川话，我排了“轮子”，等了很有一些时候，终于弄到两碗面，花了七毛钱，价钱是可观的。我的同桌是位戴眼镜的青年人。我用手绢擦了擦筷子，正要低头品尝一下面的滋味，突然一双筋脉凸起的粗糙大手，捧着一个空铝盒，伸到我的碗前：“同志哥，给点吧。”我抬

头一看，啊，是他，昨天夜里那个人！他的头发和胡子很长，五十多岁。我看看他的腿，没错，是个跛子。此时，他也认出了我，嘴里嗫嚅着，脸上现出极为难堪的表情，似乎有些害羞，更多的却是无可奈何。我一时窘住了。那位戴眼镜的青年也许想把我从窘态中解救出来，也许是出于对讨饭人的轻蔑。他脱口说道：“去去去！新社会还讨饭！你也生着两只手，为什么不劳动，懒汉二流子！”我看见讨饭人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然而并没有要跟那个青年人还嘴的意思。我从心里产生了一种怜悯，也是为了解脱他，赶紧从碗里给他拨了半碗面条。他象没有看见，手神经质地缩了回去，侧转身体，面条撒了一桌子，只有少许倒进了他的铝盒。这时，只听见一位女人吆喝道：“走开！走开！一会儿看不到，你们就钻进来！”我顺着喊声看去，见一个系着白围裙的胖妇人，拿着笤帚在撵一群讨饭的孩子。我面前那个人，急忙赶过去，拦护着孩子，踉跄着走出门外，一边将铝盒里那点点面汤，倒在一个年龄最小的孩子碗里。

不知是因为想起了要还他扁担，还是为了什么，我站起来，走出门外喊道：“喂，你停停，你停停。”他象没听见，远远地一拐一拐地走开了。

我回到饭桌上，听见那胖妇人在叹气：“唉，造孽哟！造孽！”

戴眼镜的青年问：“他们是本地人吗？”

胖妇人道：“哪里哟！广安人。”

“为什么出来讨饭吃呢？”

“你不晓得？广安去年遭了大旱，一百五十天没落雨，颗粒无收。造孽哟，豌豆苗、树皮子、芭蕉根都吃完了，不出来

郎格办嘛？我倒是可怜他们哟，上边老是刮我们的‘胡子’，不准让他们到这里要饭吃，说是玷污了大好形势！唉，造孽哟！”

“政府为什么不管呢？”

“政府？你不晓得哟！”胖妇人瞥了我一眼，心有余悸地叹了口气，把话咽回肚里，走开了，一边走一边叨咕着：“背时哟，背时哟！”

三

晚上，我早早地钻进冰凉的被窝，四川的春寒也是很逼人的。我翻来复去睡不着。那个跛腿的人很有一股魅力，老是吸引着我去琢磨他。他不是戴眼镜青年指责的那种人，但也不象一般的饥民。他那抽搐着的脸皮里，似乎隐藏着更深的东西。此时，他和那群孩子在什么地方过夜呢？我望着墙壁旁立着的楠竹扁担，心里忽然内疚起来：“我还没有付人家小费呢！他颠簸得象小舟似的身体在为我挑担时，或许正饿着肚子呢！”想到这里，我越发不安起来，横竖睡不着，不如出去走走。

我穿上军大衣，提起那根扁担，踏着月光，顺着马路走去。教堂的阴影，象一个披着黑袍的巨人，横卧在路中央。我心里产生一种厌恶，迅速地它身上踩了过去。依我的猜测，扁担的主人和那群孩子很可能宿在车站，因为那是个比较合适的公共场所。

我走到车站，推了推门，推不动，原来上了锁。我朝门缝里一瞅，黑洞洞的，没有一个人。我失望了，他们在哪儿呢？借着昏黄的路灯，我忽然发现：就在我身旁不远的水泥地板上，坐着一个人。没等我说话，他先搭了腔：“同志，现在没

得车了。”我听出正是“他”的声音。我走过去，蹲下身子，小声对他说：“老乡，我来还你的扁担，瞧。”他带着明显吃惊的神情望着我：“哦，同志哥，谢谢你，坐嘛。”说着，从屁股下抽出一块草垫子递给我。我发现他身边，还并排睡着四个孩子。他们铺一床褥子，下面有层油布，合盖一床被子。我问：“这是你的孩子？”“哦，不是的。走散了，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同志哥，你莫要拿我们当坏人哟，我们有证明。”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张信纸，“你看嘛。”他忘了在这种时候看不清字。我从心底打了个寒颤，然后苦笑道：“我信，我信。”

孩子们还在酣睡，有的在说梦话，靠边的一个男孩子使劲拉扯着被角。我脱下军大衣，轻轻盖在他们身上。然后掏出两支烟，递给他一支：“老同志，你们家乡的情形究竟怎么啦？颗粒没收？”

“不，我们用汗水也能浇活一些谷子。去年一百五十天没落雨，我们收成还算可以的。哪晓得出了那么多土政策，农民都喊它‘苛捐杂税’，要交啥子‘风格粮’、‘超产粮’、‘多做贡献粮’，唉，名堂多得很！我们问‘明年春天吃啥子’？他们说，到时候国家会拨救济粮。”

“给了没有？”我问。

他重重地喷了一口烟，叹道：“起先听说中央知道我们遭了灾，批了粮，要给救济。后来，唉……过了春节，家家都开始断粮了，大人娃儿都眼巴巴地盼着、等着。先是吃野菜，啃芭蕉根，勒着裤腰带去田里做活路。没好久，连野菜都挖完了。我们一看，不行，救命要紧，下了决定，割豌豆苗吃。后来才晓得，救济粮没望头了，叫一帮龟儿子扣下了！”

“扣下了？为什么？”

“变了天。广安县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老家，说救济粮是他在台上时批的。”

“啊？居然有这样的株连刑法！一人落难，万人遭殃！”
我不由得从心里翻腾起自从周总理去世以来，尤其是在这次旅行中耳闻目睹的怪现状。

我和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说几句话，就沉默一阵，有时静得可以听见对方的心跳。

躺在水泥地板上的孩子，偶尔发出“咯咯”的咬牙声。无论如何，我要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我从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和十斤粮票递给他：“老同志，这点东西，还有那件大衣，算是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他们盖着军大衣，会想起党的温暖，就会知道还有解放军在，这样，或许能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少受点创伤。”

他双手捧着，嗓子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我又拿出五毛钱对他说：“老同志，这是昨天晚上你挑担的钱。”

这下，他忽地爬起来，“不，不，要不得，要不得。”

“老同志，这是我们的纪律。”

他不出声了，慢慢地坐了下去，似乎知道再推辞也没用。他吃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头绳扎着的红布包，仔细地打开，原来是些零钱。他把五毛钱放到里边，又挑出六个五分的硬币塞到我手里，说：“同志，这包里是我劳动挣的钱。我只能收你两毛，再多给就不是我劳动的了。”

我攥着还有些温热的硬币，一言没发。

要辞别他了，也许，再没机会见到他。我忽然提出最初也是最后对他的一个疑问：“老同志，昨天晚上快到教堂时，你

为什么躲开了呢？”

我得到的回答竟是一种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我的问话显然触及到他心灵深处的某种创伤。然而事已如此，已无法挽回了。

他一动不动，夹在两指中间的烟头只剩下一点火星，最后慢慢地熄灭了。

他拍了一把自己的左腿，用极低的声音说，“它，就是在那座教堂里砸断的。”

“什么时候？”

“四九年，解放时。”

“你在二野当过兵？”

“唔，十三团。”

我不禁惊叫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马春堂。”

啊，这名字，简直象擂鼓一样，震得我耳朵嗡嗡响！那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的战争场面立刻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当时在十五团通信班，马春堂这个人我没见过，可他的名字、他的英雄事迹我却听了好多次。那座教堂里有个孤儿院。总攻开始不久，敌人就在全城放了火，以便掩护他们逃跑。教堂顶上也窜出了火苗，里面锁着几十个孤儿。先头部队刚插到教堂附近，又与敌人后卫队接上了火。教堂里传出了撕人心肺的哭叫声。已经有几个战士倒在通往教堂的开阔地上了。这时，又有一个战士猛扑上去，敌人的弹雨到底没能截住他。他用枪托砸开铁锁，招呼着孩子们往教堂侧面跑。当他抱着最后一个烧伤的孩子向外冲时，一块带着呼呼火苗的楼板从空中掉下来，砸在他身上。……战斗结束后，我们都想见见这位“好样儿”的，谁

知道，他的左腿被砸伤，已经送到后方医院去了。但“马春堂”这个名字却深深镌刻在我心里。谁能想到，今天，在这里，竟是这样地遇见了他！

我紧紧攥住他的双手，眼泪簌簌地滚落在他的手背上。

“我抱着孩子从那座教堂里跑出来时，我心想，烧吧，把你个狗日的旧社会烧成灰，你龟儿反动派别再想骑在我们孩子脖颈上了！……谁知道，二十七年后，我们，……嗨！”他朝自己那条断腿砸了一拳，望着正在露天里酣睡的孩子，低声呜咽起来。

四周静悄悄的，月亮已经西沉。我眼前又冒出那座教堂投落在地面上的阴影，它在我心里引起一种不可言状的憎恶。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忽然说：“同志哥，你莫看我是个讨饭的，在铁路沿线讨饭，消息灵通得很，那群穿着红衣裳、藏着黑心肝的龟孙王八蛋，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揪出来！总有晴天的日子！”

我心里又被他掀起一股激情。这是一个战士的呐喊！

远处传来火车的隆隆轰鸣。我不着急回去了，反正天快要亮了。

四

我最后一次遇见他，是在邮局发电报时，我见他打开那个用头绳系得紧紧的小包，数好钱——他用残废的身体挣来的钱，填写了汇款单：“广安县太平公社党委收。”附言写道：“马家沟大队十一名党员三月份党费。”他对我笑了笑，说：“我是组织委员。”



后来，我听到不少传闻，成渝线某县城出了件稀罕事：一个满戴革命战争纪念章和奖章的跛子，领着一群孩子讨饭。我想，既然稀罕，必定有人探根究底，那么，他也必定会无所畏惧地指出，究竟是谁，在那片渗透鲜血的土地上，投下了一片阴影？





三喜临门

小柳庄，座落在古老而又偏僻的鲁西平原。没有什么惹眼的景致。只是村东的土地比邻村更为灰白，指头一蘸，放到舌边，又涩又咸。而村西那片大洼，布满了刚刚吐芽的茅草，颇有点古战场的味道。

和其它千万个村子一样，小柳庄——这叶历史长河中的小舟，每天也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喜故事。

—

早春的晨雾在升腾。田野、村庄还处在半明半暗的朦胧里。东西大路上，晃悠悠走来一个捡粪的老汉。我们的故事，

就从这个老汉说起吧。

他有堂堂正正的名字，叫庄河。同辈人中，他算得上有见识。年轻时闯过关东，会说大鼓，哼小段。他历来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他总是背着粪筐，一出村口，便曲不离口。

然而，今天，他却一声不响，步履蹒跚。他收住脚步，抬头朝路北望去。不远的地方，十多年前还是密密的枣林，现在只剩下寥寥几棵，象是炭精划拉的几根线条，隐约呈现在视野里。他朝前走去，在一棵老枣树下，寻到了两个矮矮的坟包，那里面躺着他的两个兄弟。老二是当民兵打还乡团牺牲的。老三五八年当支书犯了“右倾”，正发着高烧就被人家推到结冰荏的水渠里，拔了“白旗”，不几天咽了气。庄河老汉默然伫立，长叹一声：“哥哥对不住你们。”说完，洒下两滴热泪。

老汉的心事，还得从头道来。

还是小柳庄搞合作化那阵子，日子渐渐火红起来。有人要给三十八岁的光棍汉庄河说媒成家，女方都同意了。可他把手一摆：“娶那个干啥，碍手碍脚。俺庄家又不愁断后！”这是实话。小柳庄虽然只有他一家姓庄，但老三已经成家，生了一男一女。小子叫庄大憨，丫头叫庄秀妮。庄河把侄男侄女疼得心肝儿肉似的。谁知老三命薄，弟媳也因病下世，撇一男一女，全靠他又当爹又做娘，硬把孩子拉扯长大。

但是，老汉自认为现在只是完成了一半任务。多咱给两个孩子成了家，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合眼蹬腿。

提起成家，说难也不难。秀妮嘛，只要他一吐口，说媒的怕要挤破大门。可是，大憨呢？嘻嘻！不怕你笑话，村里三十岁上下的光棍汉，都快编成一个排啦！外村的闺女不肯来，本村的姑娘往外蹦。方圆几十里，谁不知道小柳庄是个出名的穷